點滴

質量

陳復生

自十六世紀開始，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澳門便成為歐洲在中國的第一個據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之一，西醫傳入中國，早期也是由澳門開始。

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第一所西醫教會醫院聖拉非爾醫院和麻風病院均設於澳門，開啟了澳門的西醫醫療服務。至清同治10年，澳門華人主辦的非牟利醫院鏡湖醫院成立，提供中醫醫療服務；光緒18年，孫中山先生曾經到鏡湖醫院執業，並開設中西藥局，自此鏡湖醫院也開始提供西醫醫療服務。澳門華人社會歷史最悠久的慈善組織「同善堂」亦於同年成立，早期聘請中醫師駐診，更向貧苦居民贈醫施藥。

《一帶一路醫藥行》的攝製隊在澳門舊城區穿梭，我們可以見到東方建築和西方建築比鄰而立，這裏有着幾百年中西文化共融的歷史，既有普及的西方醫藥，亦有流傳不息的中醫藥。本着深厚的中醫藥文化，在澳門特區政府近年致力發展高科技研發及國家大力支持下，2011年，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了「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顧名思義，研究工作就聚焦「質量」這兩個字——為什麼要做「質量」呢？「因為中華醫藥已有5,000多年歷史，目前我們必須要進入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而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質量。」實驗室的主任王一濤教授（他也是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邊帶我們參觀這所擁有一系列先進、精良、高端的實驗儀器設備和系統的實驗室邊解釋：「有了質量，才能有臨床療效，才有安全性，我們做的所有工作，是圍繞到中藥質量。」

實驗室就以中藥質量的5個方面作出研究：包括有效性、安全性、穩定性、可靠性和可臨床的療效，建立了5個研究中心。此外，他們還出版了一本以中醫藥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期刊《中華醫藥學報》，把現代醫學的前沿理念、方法、技術和傳統中醫藥結合起來，再配合以科學證據，全刊以英文書寫，方便外國人閱讀，現在還有網上版，希望在世界各地，對中醫藥的推廣傳承更有幫助。

參觀過「重點實驗室」後，由衷佩服整個科研團隊的堅毅精神。因為中藥的質量研究工作，確實是一個浩瀚而漫長的工程，需要不斷投放大量資源。誠如王一濤教授所言：「希望國家重點實驗室立足澳門，服務大灣區，面向全世界，從而推動中華醫藥的國際發展！」

◆澳門「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一濤教授（左）在《一帶一路醫藥行》接受麥景榕訪問。 作者供圖

大地遊走

露天電影 無法複製的美好

馬慶民

如果要問最能代表兒時夏季夜晚的娛樂項目，那肯定非露天電影莫屬。

那時的鄉下生活十分簡單，白天忙碌在田間地頭；晚上，在老槐樹下撐開涼蓆，搖一把蒲扇，納涼閒話。倘若哪天有放電影的消息傳來，絕對算得上是全村最重要的新聞了，大夥兒會奔走相告，那感覺就像過節一樣令人激動、興奮。

那會兒的電影是一村一村挨着放的，前村放完了，後村的人就去接。電影放映當日，家家戶戶都會提前燒火做晚飯，早早吃完，然後一家幾口，手裏拿着椅子、胳膊夾着小板凳，興致勃勃、大步流星地往村中心的廣場趕去。大家都想早點趕到，可以坐在前排離幕布近點，都怕去晚了佔不到好位置。那種迫不及待，絕對不是現在玩手機、電腦的人所能想像和體會的。

夏天日子長，放電影必須得等天色完全暗下來。在等待的這段時間裏，放映場的空地上又成了人們嬉戲打鬧的地方——孩子們在四圍亂竄，女人們聊着家長裏短，男人們談論過往未來……到處充滿歡樂喜慶的氣氛。記憶裏，電影放的大多都是戰爭片，像《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洪湖赤衛隊》、《上甘嶺》等，其次就是武打片，如《少林寺》、《黃飛鴻》等，雖然都是黑白影片，也不是很清晰，但在童年的記憶裏卻定格成了最美的畫面。

儘管熱鬧非凡，但只要電影一開始，不用提醒，全場頓時安靜下來，伴着放映機兩個膠片輪子輕微的吱扭聲，電影中響亮的人物對白和音樂，透過空曠的村野，隨着輕拂的晚風飄向遠方。

中間突有嚇人的鏡頭時，大人趕忙擋住小孩子眼睛，有的忍不住好奇，扒開大人的手偷偷看一眼，倏爾又蒙上眼，一頭扎進大人懷裏；出現搞笑的畫面時，則又引來一陣陣爽朗的笑聲。每放到精彩片段或者馬上就要大結局時，二叔便忍不住了，噴着唾沫星子給大夥兒劇透，他甚至連演員的每一句台詞都記得清清楚楚，銀幕裏剛說上一句，他馬上就接下一句，有時候還立起來做起肢體動作，往往這個時候會引來很多人的不滿，紛紛指責他趕緊坐下來。不一會，沒有盡興的二叔又站起來，可還沒開口，就被旁邊的人硬按着坐了下去……

電影結束時，很多孩子早已趴在大人肩頭睡着了，大家一邊招呼好孩子，一邊收拾凳子，然後戀戀不捨、意猶未盡的往回走，路上還討論着電影裏的故事情節。

在那個精神生活單調、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露天電影上放的片子來來回回就那些部，但即使看過多遍，人們依然樂此不疲，絲毫沒有覺得這些反反覆覆播放的片子單調，反而有發自心底的滿足和幸福感。如今，露天電影已經被時代所拋棄，但它留在我們心底裏那份無法複製的美好和快樂，卻永遠無法抹去。

淑梅足跡

胡曉明談父親胡法光

車淑梅

6月4日98歲「電梯大王」胡法光先生離世，身為長子的胡曉明博士內心依然不捨，坦言身為「電梯大王」之子壓力甚大，「父親是萬能的，緊隨他的步伐也難於超越他。我10歲時，父親開始培養我們打橋牌、打網球，參加橋牌比賽。印象最深刻一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父親一起去北京，有幸和鄧小平、丁關根打橋牌，鄧先生好欣賞我父親，也是當年第一批接見的港人。（打橋牌時要刻意禮讓一下嗎？）哈哈，鄧伯伯是橋牌高手，他讓我還差不多！」

胡法光先生長袖善舞，電梯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創出了售後維修一條龍的服務，領先同儕。但原來胡氏家族鮮有從商，祖輩均為民間辦學的先驅者，創辦了大同大學和中學，理念是科教興國，「其實我的愛國情懷也來自父親，我也特別喜歡中國歷史科和曾念祖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教育委員會成員，教育政策好與否見仁見智，回歸後，國民教育一直搞不好，現在應去正視，年輕人有權去認知八國聯軍、中國積弱、十四年抗戰、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等等，那是不可迴避的事實，他們有足夠智慧去分析對與錯，當然也要讓他們了解近年國家的發展包括高鐵、環保、農業、特別扶貧方面的成就，不單有目共睹，更是全世界公認，受到聯合國的讚許。」

◆胡曉明牢記父親所教的「胡氏家訓」。 作者供圖

「坦白說，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都是憎恨內地政府的，特別母親的娘家在無錫本是一個好大的家族，一個大財團，但一夜間什麼都沒有了，外公由早到晚都在責罵和抱怨，我早已被洗腦……但現在他們能夠改好，我們應該以史為鑑向前看，我相信他們知道以前問題在哪裏，現在他們正為國家為人民做好事謀幸福，使中國人吐氣揚眉，我們應該支持。」

有人將胡法光先生家族和霍英東先生家族相比，有什麼看法？「其實我們兩個家族已有三代交情，我們好親切，互相尊重。差不多二三十年間每年都打一場網球父子賽，霍先生去世得早才停下來……（誰勝出？）我們旗鼓相當，其實我們絕對沒有競爭，都是為香港和國家運動界出力。不過現在啟剛出來了，可能將來我們家族比不上霍家了，我兩個兒子暫不回來，但二人都令我老懷安慰，全因當年我在柏克萊大學畢業，老父提出不用讀書太多，回來幫手，我教你更好……八年後我再到哈佛進修工商管理，令我日後做決定更有信心，因為那些理論都經前人驗證。於是告知兒子最重要讀書，我會無限量支持，結果他們都成為了博士。大兒子是心理學博士，幼子是生物工程博士，已有自己的初創公司。」

「其實父親是我的良師益友，我懂的差不多都是他教的，他強調待人以誠，不單誠實也要誠懇，錢並非衡量成功的指標，最重要貢獻社會，一個人真正的快樂就是令身邊的人快樂。」他說。

我很相信，這一句胡氏家訓一定代代相傳。

娛生樂與路

新疆旅遊多玩法

路芙

近來我喜歡觀看很多互聯網上介紹的內地旅遊好去處，這次我先介紹新疆這個地方，所謂「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國之大」。巴州（全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南部）相當於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四省面積的總和，就連巴州下屬的若羌縣，也比河南、北京、天津及上海四省市加起來還要大點。一個新疆等於3個法國那麼大！

對於害怕炎熱的朋友來說，夏天來到新疆就像來到了天堂。之後的9至10月份是新疆夏季旅遊的結束，瓜果依舊香甜，氣候宜人，如果是追逐新疆的美景，就選擇9月去新疆。當然，選擇在國慶這樣的假期去也是很好的。9月底的喀納斯、禾木、白哈巴、白沙湖和可可托海都非常美，白樺樹變化成金黃，歐洲山楊變成紅色，挺拔的勁松依然保持着綠意，色彩極其豐富，喜歡攝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錯過這絕佳的機會。

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大河沿在9月和10月也適合探險。另外，只有半個月左右的時間，10月中下旬大漠金黃的胡楊林是最漂亮的，拍出的照片也是色彩最豐富的。10月初牧民再次轉場最壯觀；國慶前後北疆尤其是阿勒泰地區的成熟秋色，拍出的照片也是最誘惑人的。此後，新疆正式進入寒冷而漫長的冬季。冬季到烏魯木齊來玩雪，或者到富蘊和伊犁地區去拍冬景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新疆之旅玩法多樣化，可細分為北疆之旅、南疆之旅、東疆和環疆之旅、絲路之旅、探險之旅、攝影之旅、尋古之旅、民俗之旅等。五大重點旅遊景區：以喀納斯湖為重點的生態遊，以天池和博斯騰湖為重點的風景遊，以吐魯番為重點的古文化遺址遊，以喀什為重點的民俗風情遊，以伊犁為重點的塞外江南遊。

由於新疆是溫帶大陸性氣候，其氣候特點是晝夜溫差大，屬典型的大陸性乾旱氣候，新疆氣候的幾個特點：乾燥、氣溫日較差大及日照豐富等。

其實，在互聯網上知道有好多內地的朋友很喜歡自駕遊去到各個不同的省份欣賞中國偉大景觀，不單止是風景秀麗，美食總是豐富。當然自駕遊最好的一個選擇是購入可以睡覺的旅行車，設有洗手間的，因為有很多時間自駕遊都會進入偏遠無人的地方，所以設備齊全一些比較安全穩妥。這些偏遠的地區往往是沒有網絡的，這個會有一些麻煩，幸好來往交通中也有很多運輸貨車，若果有事也可以求救。

駕駛時間最重要的便是預備充足的食物，高原地方煮食有難度，出發之前最好預先把食物煮熟放在冰格中，這樣便不怕因各種狀況而不能煮飯，麵包乾糧也需要充足補給，反而水源不是太擔心，因為我看到很多旅遊者能夠找到豐富清澈的溪水，但是我也要提議大家可以在網上購入一些濾水器，這樣比較安全。

我夢想是能夠在內地自駕遊，親身觀賞祖國壯麗的風景，這是我下半生的願望，希望能夠盡快實現。

百家廊

記憶裏的街

若荷

它原本叫舊街，又叫東關街，四季更迭的時節，別的地方茂盛的是樹木，繁木參天，而這裏卻大多是花草，一枝枝一蓬蓬一叢叢，自牆頭門角處探出臉來，就像倚靠在邊上的美人兒，每朵花裏都能開出一份幸福感，便被人稱作「花街」。

記憶最深的是夾竹桃花。都說夾竹桃花有毒，可花街的人對它並不排斥，它高大修長，葉色青翠油亮，很多人家都喜歡種它，大概是覺得它花朵艷麗、花束又多的緣故，看去不像是什麼有毒的植物。

幸虧人們並不把它種植在房前，只在院子的一角種着，對於健康也沒有大礙。當年我家院外就種了一棵，也不知是誰給的栽子；幾年後，我們搬到另一所房子裏去住，那棵夾竹桃花也就不知去向，我曾回去看過，中式庭院的舊宅，花牆、影壁、院門各種建築都在，唯有它下落不明。

直到多少年後，夾竹桃花才在當地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草本海棠和木槿。這兩種花都靠扦插繁殖繁衍生息，一家種植，家家院落裏都有它的後代子孫，有人主動扦插成活之後送給左鄰右舍，以花為媒，互相結識，這也不失一份妙意雅氣。

這些花大多屬於節氣之花，也就是說，它們是以節氣作為花期開出的花兒，比如丁香、臘梅，再比如山楂樹花，在節氣來臨之前萌生綠葉煥發出生機，然後在某個時間段點裏開出花來，跟着時間的節拍，迎合着來自山野季節的消息，安送光陰。

與東關街相向而行的，是西關街。西關街的男孩多，每到新年串門的時候，那裏的人都是清一色的藍灰色，偶爾有個穿花衣的女孩子，都是從東街過去串門的。荷爾蒙的產生和消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有些誘惑是抵擋不住的，何況她們正值青春熱烈的年華。

誰家生了男孩兒，花街的女人也嫉妒得不行，可嫉妒歸嫉妒，東西各街的女人們還是正常往來，從沒聽說過誰和誰因嫉妒生出嫌隙，居住在同一個藍天下，大家和睦相處地過日子，生活上你幫我扶，樂觀樸實，如果哪家兒女結為秦晉之好，那倒更像一家人般的往來。

花開似錦，人丁興旺，是百姓最為喜愛和常用的吉祥文化，用這句吉祥的老話比喻花街一點都不為過，花街的人不屑於金玉滿堂、福祿壽喜、意向多樣，只願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錦上添花，所以日子都過得平平安安，尋尋常常。

居住在花街裏的人家，哪家都有五六個孩子，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小城，三兩個孩子是少的了，玩耍的時候孩子們挨個點卯，個頭由高及低站成一排，圓圓的小腦袋舉着如同音階，有人戲說像「哆來咪發唆」。在我們家，我就是那個「哆來咪發唆」的「發」。這個「發」是個孩子王。花街裏的女孩兒，凡是比我小幾歲的都是我的小跟班，她們跟着我學畫畫、跳房子、玩打瓦遊戲、讀畫冊……過年時，我還會用香椿枝給她們做「猴子爬竿」的玩具。北方竹子稀罕，香椿枝中空挺直，是代替竹子的好材料，她們都很喜歡。我們新家的院子裏幾乎全是香椿樹，它們的根在地底下盤根錯節，曖昧糾纏，主幹卻在地面上裝作陌生，目不斜視地朝向藍天兀自生長，守護着自己的那一片領地。

花街的花多，女孩子也多，人長得水靈，個個像水做似的，小敏的媽媽就常對花街的女人們說：「也不知沾上了什麼風水……」說起風水，人們往往把目光投向落花泉。我曾翻閱小城的古籍，試圖找到這個名字的由來，但都沒有結果，不過我肯定，它和那座消失的寺廟不無聯繫，有着同時代的命運，或者更久的淵源。

花街這個地方泉多，許多年前有珍珠泉、漱玉泉，傳說清朝康熙、乾隆都曾慕名而來過。離花街百多里路的地方，有個叫泉林的小鎮，那裏至今保留着清代皇帝修建離宮的舊址，一座古石舫橫陳在那裏。這裏有著名的孔子登臨處，往西不遠有一條泗河，那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就是孔老夫子於泗河邊上發出的喟嘆。

碧水靈動，多來自綠水青山，而這眼泉卻與青山無關。這裏原本有一座古老的寺廟，經不住時間和風雨的摧損，坍塌之後再沒修復。寺廟附近的落花泉還在，它冬暖夏涼，泉水旺盛，四季湧流，讓人看了心境純明。泉眼周圍，修砌了幾方蓄水的池塘，疏水的渠道，冬天風雪交加，一邊雪花飄飄，一邊人們圍坐石欄邊上淘米洗菜，浣洗衣裳……歲月荏苒，默默帶走四季的風景，目送着落花泉吐珠漱玉，心無掛礙地穿街而過，青石欄杆布滿歲月的青苔。直到現在，還有人捨棄家裏的自來水不用，去那裏擔水，用來烹茶煮飯。無處安放的泉水，灌溉花草是它最好的歸宿，節約資源，更應學會利用資源。我媽本不會養花，經她用落花泉的水悉心澆灌、照料，一枝來自江南小巷裏的夜來香，竟然扦插成活，花兒開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花街女人喜歡養花的原因。

我上小學的時候，花街還是嶄新的，到了讀高中，突然就感覺花街破舊了，我不知道自己已到了能夠認知事物和愛美的年紀。花街裏的花也漸少起來，被人廢棄的老宅越來越多。如今，落花泉成了一處著名的景點，它還是當地地震特定的觀測點，每天都有專人測水質量水溫，為地震監測提供水文服務和參數。只是還有大部分泉水，眼看着它們從地底下汩汩地洶湧而出，卻沒有發揮出它們應有的作用，讓人感覺可惜，它們沿着小城建築遺留下來的千年故道順勢而逝，一去不返，不知流向了哪裏。在它們逝去的那個地方，我相信有一個更美的去處將它們接納，並且那裏也會有一些美麗的女孩子，她們瞧着沿途的美景，會說：「瞧啊，花街，你看有這麼的多花兒！」女孩子嘛，從小就是喜愛紅花綠葉的。

愉韻度曲

書壇前輩施子清

梁君度

香港島婦女聯會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活動中邀請書壇前輩施子清先生、馮萬如先生、黃柱河先生與筆者同場獻藝。其間施先生在台上展示幾幅書法大作，而我們三位則在台下與600人同時即席揮毫，書寫《香（春）江花月夜》。那天晚上，施先生還贈送了一幅作品給即將卸任的特首林鄭月娥。施先生的文人風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事實上，我多年前便拜讀過施先生的大作——《書法經緯》，對他的書法理論和見識已有領略。那是9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在廣州逛書店，看到《書法經緯》這本書，翻了幾頁，覺得作者對中國書法源流不但有深入了解，而且掌握的脈絡清晰，闡述入理，對歷朝歷代書法家及其作品也有獨到見解，全書圖文並茂，文筆流暢，頓覺如獲至寶。

《書法經緯》一書的特點確如書名，以史為經，以體為緯，衝破以往只顧以史為綱而忽略字體嬗變與發展的陳規舊例。其章節題目更是別開生面，勾勒出各個朝代的書家與面目，故僅從目錄便能略窺中國書法發展之概貌。我每讀此書，總能獲得新的啟迪，於自己書法造詣提高多有裨益。

施先生自幼酷愛書藝，習顏柳，孜孜苦學數十年，讀碑臨帖無數，其楷書雍容大度，剛勁雄偉；其行草奇姿跌宕，瀟灑自然。他的書法作品曾多次在香港、台灣、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廈門等地展出。由於他的理論與實踐都顯示出他才華橫溢，故香港書壇對他推崇備至，一眾書家更是高山仰止。

施子清先生晚年在香港成立「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弘揚傳統文化，推動本港書法教育，吸引眾多書壇名家紛紛加盟，使之異軍突起，成為香港一支書壇生力軍，功莫大焉！

◆施子清先生的作品。 作者供圖

從零創夢

學會自我療癒

王嘉裕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條點擊率非常高的視頻。在這段視頻裏面，命運坎坷的主人翁，堅韌地戰勝了所有的打擊，生命本來給了他一手爛牌，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了最大價值。這樣的故事固然令人感動，不過這條視頻之所以那麼瘋傳，還因為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理：精神內耗。

什麼叫做精神內耗？雖然沒有專門去查過這個名詞的意思，但看到這個詞就會很自然地理解了，因為很多人都有着這樣的狀況，雖然我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但是其實精神層面卻遭受着各種煎熬，物質生活是豐富了，可是精神上的消耗卻那麼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年代讓我們面對的各種問題，現代人生活壓力大，生活節奏快，有時候心裏會面對很多選擇和煩惱，但我們之所以精神內耗，還是因為自己本身的內心不夠強大，或者說是自我療癒的能力不夠強。

再說到這條視頻，從主人翁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自我療癒能力非常強。童年本來是一個天才般的存在，卻因為一次醫療失誤，使他終身殘疾之後又遭遇到各種生活的打擊，可是不管命運怎麼殘酷，他都能夠坦然接受，難道面對這些苦難心裏就不會遭受打擊，不感覺到痛苦嗎？但是他並沒有沉溺於這些苦難當中，而是及時地對自己進行療癒，能夠從坎坷中重新站起來，這也是現代年輕人多麼缺乏的一種能力啊。

相比於主人翁，我們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一點點困難或挫折，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能夠讓我們隨時崩潰，更不用說命運如此大的打擊了，常常看到自己的不幸，於是把這些不幸看作自己的絆腳石，到最後反而是自取其禍。

我總是跟正在創業的年輕朋友們說，一定要增強自己的自我療癒能力，其實一路走來難以避免風風雨雨，創業總會有成敗，雖然經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挫折，但不要氣餒，既然失敗已經發生了，可從失敗中反思不應讓自己在失敗這件事情上消耗自己的精神和能量。

在今天的創業環境中，應該做好準備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如果創業對你開了個玩笑，讓你去嘗嘗失敗的滋味或遇到了痛苦的事情，雖然很難受但也請記住，要學會從痛苦中療癒自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盡快走出來繼續前進。